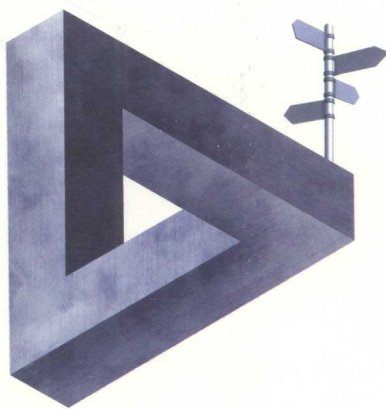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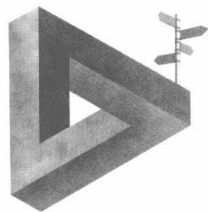
独自散步

黄书泉 著



独自散步

黄书泉
著



图书在版编目 (C I P) 数据

独自散步/黄书泉著. —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 2015

ISBN 978-7-5336-7334-5

I. ①独… II. ①黄… III. ①散文集—中国—当代 IV. ①I26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5) 第 037486 号

独自散步

DUZISANBU

出 版 人:郑 可
质量总监:张丹飞
策划编辑:万直纯
责任编辑:何换生 汪 琳
装帧设计:陈熙颖
责任印制:何惠菊

出版发行:时代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安徽教育出版社
地 址:合肥市经开区繁华大道西路 398 号 邮编:230601
网 址:<http://www.ahep.com.cn>
营销电话:(0551)63683012,63683013
排 版:安徽创艺彩色制版有限责任公司
印 刷:合肥创新印务有限公司

开 本:720×960 1/16
印 张:22
字 数:420 千字
版 次:2015 年 5 月第 1 版 2015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
定 价:46.00 元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影响阅读,请与本社营销部联系调换)

目 录

文化反思 /1

质疑“知识分子” /3

苍白的“话语” /6

拒绝遗忘“文革”

——我的一次课堂经历 /9

质疑“实话实说” /12

伊拉克战争与“新闻消费” /14

生命的价值

——2004年元旦有感 /17

愿天下同乐

——春节感言 /20

“爱”的匮乏 /22

“学”的贬值 /24

文化八问 /26

“作协”乱弹 /31

废墟上的独白

——汶川大地震随想录 /37

从大学反观中学 /46

让大学文学教育回归文学 /49

大学人文专业研究生教育的困境 /56

莫言获诺贝尔文学奖二题 /60

“末日”不会来临，病象早已丛生

——写于2012年12月21日前夕 /63

社会透视 /65

怎一个“被”字了得 /67

- 说“原” /70
 “莫斯科不相信眼泪” /72
 当代愚人的“聪明” /74
 家装札记 /76
 人们为何如此轻信 /81
 有感于“争夺名人” /83
 法律之外的人间情怀 /85
 何谓“庸常生活”
 ——以合肥为例 /90
 暑期杂记 /95
 解读“家庭暴力”
 ——从“李阳殴妻”说开去 /100

人生情怀 /105

- 独自散步 /107
 一个非球迷的足球感悟 /109
 足球赛如人生 /111
 动静之间 /113
 岁末年初话“退休” /115
 读书从60岁开始 /118
 我给外孙起名字 /121
 成长 /123
 生日纪事 /125
 我的革命时代的中学读书生活 /128
 有朋自东北来 /134
 30年前那次高考 /136
 30年前，《人民文学》发表了您的评论“处女作” /139
 我与故乡的文学缘 /141
 与大学生谈诗 /144
 我给研究生上的第一课 /146

- 拜访贺敬之 /148
他的人与文是统一的
——记鲁彦周先生二三事 /150
走近吴组缃 /152

走读天下 /155

- 在“地狱”与“天堂”之间徘徊
——澳门香港行 /157
我的奥运体验之旅 /161
我从草原来
——内蒙古之旅杂记 /163
海南：奇妙的季节之旅 /165
休闲亚龙湾 /167
西安—延安行 /169
我眼中的上海 /171
有容乃大
——一个外省人眼中的北京 /173
彩云归何处
——云南旅游杂记 /176
皖北行 /179
“凤凰落毛不如鸡”
——致湖南凤凰县政府领导的公开信 /181
川游杂记 /183
走进溪口 /186
大西北印象 /188
感受西藏 /190
宝岛行 /193
东南亚的三位导游 /196
恍如隔世
——朝鲜见闻录 /199

宁静的济州岛 /202

俄罗斯印象 /204

在越南过春节 /207

在路上

——旅游漫谈 /209

另类阅读 /217

评《情爱论》 /219

爱情可能抵达的人性深度

——读《霍乱时期的爱情》 /223

“成长的痛苦”：通向“真我”之路

——读《自我的挣扎》 /228

做时间的主人

——读《奇特的一生》 /232

诗·哲学·宗教：三位一体的结晶

——读《塞莱斯廷预言》 /234

学会沉默

——读海德格尔 /238

回忆力的丧失

——读克尔恺郭尔 /241

解读罗曼·罗兰

——读《莫斯科日记》 /244

被钉在思考的十字架上的人

——读《大哲学家生活传记》 /247

让哲学走进电视

——读《思想家》 /251

生活在别处

——读《相约星期二》 /255

关于幸福的读书札记 /257

- 三读《伤逝》 /266
- 尘埃落定说独秀
——读《陈独秀风雨人生》 /275
- 胡适这个人
——读《胡适口述自传》 /285
- 世上仍需蔡元培
——读《蔡元培传》 /291
- 世上已无刘文典
——读《狂人刘文典》 /294
- “纯粹的学人”何以可能
——读《陈寅恪的最后二十年》 /297
- 在入世与出世之间
——读《梁漱溟口述实录》 /300
- 苏轼文化人格的现代意义
——读《士气文心：苏轼文化人格与文艺思想》 /306
- 独立、求是、参与的学术人格
——读《走我自己的路》 /312
- 中国文学究竟缺少什么
——重读《拯救与逍遥》 /315
- 历史·故事·证词
——读《小脚舞蹈：滇南一个乡村的缠足故事》 /320
- “享受思想的快乐”
——读《二十世纪中国学术散文精品》 /323
- 聆听绝唱
——读《生命的留言》 /326
- 作家的现实关怀与介入方式
——读《中国社会各阶层分析》 /330
- 闲读杂书小札 /336
- 后记 /345

文化反思

知识分子的工作不是要改变他人的政治意愿，而是要通过自己专业领域的分析，一直不停地对设定为不言自明的公理提出疑问，动摇人们的心理习惯、他们的行为方式和思维方式，拆解熟悉的和被认可的事物，重新审查规则和制度，在此基础上重新问题化（以此来实现他知识分子的使命），并参与政治意愿的形成（完成他作为一个公民的角色）。

—— 福柯《对真理的关怀》

在当代中国,你随便翻阅一份学术文化类杂志,都可以读到相当数量的关于知识分子话题的文章,至于这方面的著作,也是一部部地在出版。围绕着知识分子话题,新的话语和新的学术文化热点被不断产生,各种深刻的或肤浅的、朴实的或浮华的、激情的或理性的、宏大的或细微的、学术的或抒情的关于知识分子的言说,在当代“国家/主流文化”和“大众/消费文化”两大强势文化之外,建构了与之多元共存的“精英/边缘文化”。忝列为知识分子的一员,笔者当然为知识分子能够自主地叙述自身、其话语空间的扩展而高兴。但与此同时,一个疑惑越来越困扰着我:在所有这些关于知识分子的叙事中,“知识分子”指称的对象究竟是谁?是仅仅作为叙事主体的部分知识分子,还是作为叙事客体、对象的广大知识分子?

之所以产生这种疑惑,是因为我面对着一个不争的事实:目前几乎所有关于知识分子话题的言说者,实际上都是通常被称作“文人”的一类人,包括作家、文学评论家、文化学者、大学里从事人文教学与研究的教师和部分社会上的自由撰稿人,等等。这些人当然是知识分子,就他们所从事的活动的性质、特征、方式而言,通常被称之为“人文知识分子”。对人文知识分子来说,著书立说、谈论主义、观点,发表各种“话语”,既是其生存、职业的需要,也是其存在的方式,这其中包括不断地、反复地谈论自身,这本无可非议。现在的问题是,当他们实际上只是在言说自身时,却常常将其定义为对整个知识分子的叙述:在他们的叙述中,在知识分子的名义下,作为叙事主体的“我”已经替代了作为叙述客体的“我们”。于是,他们关于知识分子历史和现状的种种话题,就不免令人生疑。我在读这类文章时,就常常产生这样的疑惑:这里表述的究竟只是作者自己呢,还是整个知识分子?如果说是前者,文章分明是以知识分子为特定表述对象的;如果说是后者,与我在社会生活的现实中所接触的知识分子似乎又不是一回事。譬如,在这类表述中,当代知识分子对市场经济、商品社会和科学技术的发展似乎都有一种本能的抵触和敌意。或是伤感地缅怀小农经济的田园风光,或是夸大地突出商品经济、科学技术与道德、情感、人性之间的矛盾、对立,或是偏激

地宣告、预告商品经济和科技发展已经和将会给人类带来的“灾难”与“毁灭”……可是，同样身为知识分子的众多的科技工作者和商界人士，并不像这类表述中所描绘的知识分子那样，在商品科技时代充满了失落感、彷徨困惑与焦虑无力，而是积极地参与、投入，在广阔的现代社会舞台上施展才华，实现知识分子的价值，同时为社会创造了科技和经济价值。再譬如，在这类表述中，特别是在一些文学作品中，如文化散文、随笔之类，知识分子作为一个整体形象，或被描述成是冰清玉洁的、孤傲的、“众人皆浊我独清、举世皆醉我独醒”的；或被描述成迂腐的、穷酸的、可怜兮兮的，或被描述成丑陋的、堕落的、变态的……总之，当叙述者将这些对自身的言说或对某些、某类知识分子的表述，置换为对当代知识分子状况的言说时，与人们在现实生活中见到的广大的、普通的知识分子，如工程技术人员、医生、中学教师、法官、会计师、律师、机关行政干部和走上工作岗位的大学生等，相差甚远。作为具体个体存在的他们，用知识分子宏大叙事中上述的诸如“崇高”“绝望”“反抗”“堕落”“后现代”等概念似乎都很难给其命名，与现实生活对照，我们更难以认同上述知识分子叙事中对知识分子形象整体的概括。

由此引发了这样的问题：当我们在言说“知识分子”时，包括不包括上述的科技知识分子和工作在各个领域的广大普通知识分子？在我看来，答案是肯定的，这是一个不言而喻的常识。但现在有些常识却被弄得复杂化和混乱了。在人文领域，现在流行着一种普遍的观点：所谓“知识分子”，主要指称的不是那些拥有学历、知识、技术的人，而是指既拥有知识，更具有人文关怀精神和社会批判意识，代表着社会的良知的群体。这个观点我是赞成的，但接下来的结论却未免太武断：科技工作者和一般普通知识分子缺乏后者，所以他们不能算作是知识分子，而只有所谓“精英”的文人，即人文知识分子才是知识分子的代表，因而只有他们才具有表述知识分子的话语权。人文精神、批判意识、社会良知等，从来就不是人文知识分子的专利，凭什么断定科技工作者和广大普通知识分子就不具备这些知识分子的特性？我们又该如何解释爱因斯坦等一大批科学家的人文精神和“乡官”李昌平向国务院总理直书“三农问题”？当然，由于社会分工、职业活动的领域、特点不同，“文人”往往成为人文精神之类话题的言说者、写作者，成为知识分子的表述者，正如德国著名科学家玻恩所言：“文明社会分裂为两个集团，其中一个是由传统的人道主义思想指导的，另一个则是由科学思想指导的。”但“文人”掌握了人文精神的话语权，并不意味着只有他们才具备了作为知识分子标志的人文精神。同样地，“文人”掌握了知识分子的表述权，也并不意味着他们可以代表知识分子。如前所述，他们可以表述自身，“为自我写作”；但如果他们要以知识分子代言人面目出现，承担对整个知识分子历史和现状的表述时，那么，就不仅要作为文人知识分子的自身立场、视角去言说，更要从包括科技工作者在内的广大的、普通知识分子的立场、视角去言说。唯有如此，他们关于知识分子的言说才尽

可能地达到科学、理性、真实、准确，而少一些目前充斥在这类言说中的自恋、伤感、矫情、浮华和“精英意识”。

数年前，学界曾围绕着“人文学还是不是科学？”展开过讨论，如果说这个问题的答案是肯定的话，那么我觉得我们还可以从另外一个角度来提出问题：人文知识分子是否能够代表知识分子？因为，即使我们认同讨论者所言：“人文研究不仅可以作为一种职业，而且可以作为一种天职。”（张军《人文学还是不是科学？》，《读书》1996年第4期）同时，我们更应该看到：“中国的知识传统以文学性文人型著称，而不是以科学性学者型见长。它能哺育出大批文人，乃至过剩，却难培养出在质量与数量上合格够用的学者。由此养成的中国知识传统，实际上只成就了一个文人传统，而不是学者传统，至少前者要比后者强大。”（朱学勤《让人为难的罗素》，《读书》1996年第1期）正是这种传统，造就了本文所说的当代一批“文人”或“人文知识分子”以自恋式的言说来代替对整个知识分子的表述，从而使学界关于知识分子的话题，日益脱离当代中国广大普通知识分子的实际。而更令人失望的是，文坛、人文学界或“文人圈”中的某些自诩为“知识分子精英”者，其言其行恰恰违背了我们能从众多科技工作者和广大普通知识分子身上看到的那些知识分子的基本素养、情操、道德。难怪身在人文圈中的福柯如是说：“就我个人而言，可以说从来没有遇到过任何知识分子。”我更经常想到的是瞿秋白在《多余的话》中的痛切之言：“‘文人’是中世纪的残余和‘遗产’——一份很坏的遗产。我相信，再过十年八年，没有这一种知识分子。”阿门！

苍白的“话语”

去冬今春，我走出了高楼深院里的书斋，到县城工厂和偏远乡村跑了一趟。关于下岗工人的困境，关于“农村真穷、农民真苦”，关于贫富悬殊、社会不公，关于失学儿童，关于贪污腐败，这几年从各种媒体上也了解了不少，但当我真正地置身其中，直面这一切时，还是深深地感到震撼。在此我不想去描述自己的所见所闻，只是要说：真实生活要比我最近读到的孙惠芬的中篇小说《民工》（《当代》2002年第1期）里描写得还要惨痛。批评家从小说里感受到“一份透骨的悲凉”，而当我置身于这被科技和消费神话，被各种各样庆典狂欢、意识形态的宏大叙事所遮蔽的底层“赤裸裸的真实”人生中，想到的是法国作家拉布吕耶尔所言：“面对眼前的苦难，人们会因幸福而感到羞耻。”

也许有人觉得这是一种“矫情”。在今天，人们似乎已经习惯了这一切，许多人躲在自己营造的安乐窝里，冷漠地背对着人间的苦难而心安理得。况且，作为一名大学教师，并没有跻身于“先富起来的一部分人”之列，似乎还没有获得为“幸福”而羞耻的资格。但即使如此，面对大地之上的真实人生，面对底层的苦难和不公，我仍然忍不住要追问自己、追问知识分子：我们说了那么多话、写了那么多文章和著作，介入和卷入了那么多的研究、课题、讨论、争鸣，创造和制造了那么多的主义、思潮、概念、话语、现象，这一切究竟于世何补、于民何益？当我们在沙龙里高雅地讨论着“文化”含意，用别人听不懂的术语给“文化”下着种种不同的定义时，你是否了解，由于贫穷和父母外出打工，农村失学儿童正在增多，他（她）们缺少的是实实在在的“文化”？当我们煞有介事地互相争夺所谓“话语权”，然后躺在自设的“话语圈”里自言自语、自得其乐时，你是否了解，那些风餐露宿守候着大排档的下岗工人，那些住在简陋平房里的建筑工地上的农村民工，那些蒙受不白之冤的无助者，正在为基本的生存权和人权而劳

累、奔波？当我们用舶来的话语去给我们的社会、生活作出诸如“后现代”之类的诠释，贴上种种时尚的文化标签时，你是否了解与你近在咫尺的另一类人的真实生活？

面对现实，我感到“话语”的苍白；面对真实惨烈的人生，我感到包括我在内的仅仅生活在“话语”中的人文知识分子的悲哀。作为文化、知识、学术、思想、精神的符号，话语曾经教给我们很多东西，我们由此而成为一个受过教育现在又去教育别人的知识分子。而一旦成为知识分子，就意味着必须掌握、拥有某种“话语权”，从而才能获得布尔迪厄所说的“文化资本”，才能进入知识分子的“话语圈”。换言之，如果你不想成为知识分子中的“另类”，如果你想获得文化体制和学术体制的封荫，你的话语只能是“话语圈”中的话语。在这个“话语圈”内，知识分子获得了徽章、标记，获得了身份、地位、待遇、荣誉，既可以“指点江山、激扬文字”，实际上又可以安身立命，与世无争；既可以作为存在的一种方式，又可以作为生存的一种手段；既看上去无用、很虚，实际上又很受用、很实惠；既可以进，在“话语”中自由表现，又可以退，通过“话语”自由排遣；既是过程、手段，又是结果、目的。如此一来，一代一代的知识分子便寄生在“话语圈”内，营造、加固着“话语圈”。从思想、主义、体系、知识、概念中去获取思想、主义、体系、知识、概念，从“话语”中去建造“话语”，我们走不出“话语”的自我循环。

当然，知识分子中不乏关注现实、感时忧国、心系苍生的人，而许多知识分子本来就生活在社会的底层，在他们成为知识分子之前，本来就属于王小波所说的“沉默的大多数”，譬如老三届一代出身的知识分子。但问题在于，当他们进入“话语圈”，以“话语”的方式来表达时——如前所述，非如此，他们就不能获得知识分子的印记，不能获得学术文化体制的承认。——话语所寄生的思想、主义、体系、知识、概念，已经形成了一个无法逃脱的话语规则和表达策略，限制、改造甚至阉割了他们关注现实的精神和对生活的真实感受、体验。由此可以解释，为什么那些在学术圈中不断掌握各种“话语权”的知识分子，在面对当代真实生活时，会感到那样困惑和匪夷所思。我们所拥有的话语既不能解释、说明社会的真实、真相，更不能改变社会的面貌。所谓“民间立场”“平民意识”，说到底也不过只是一种知识分子的话语。因为在话语系统里，民间、平民“他们无法表述自己，他们必须被别人表述”（马克思语）。而“话语圈”中知识分子的表述，与真实生活中的他们相距甚远！可叹的是，我们中许多人还自以为是启蒙的“精英”，是人民大众代言人，自以为自己的话语表达了人民大众的呼声、要求、愿望呢！因此，我想给包括自己在内的“话语圈”中人提个醒：“话语”固然有其学术化价值，但在现实面前，在说明世界和改造世界面前实际上是十分苍白无力的，种种“精

英”“启蒙”之类的自恋、自大都是非常可笑的。而一个真正意义上的关注民瘼苍生的知识分子,要发出自己的声音,同时也要发出来自生活和民间本身的声音,则需要走出“话语圈”的胆识。左拉说过:“为了确信我在生活,我需要铁锤打在铁砧上的音乐。”我也想说:为了确信我在生活,我不需要“话语”。

拒绝遗忘“文革”

——我的一次课堂经历

这是一次平常的文学理论课，我给中文系学生们讲授的内容是“诗歌体裁的美学特征”。当我说到诗歌文体的精炼、简洁特征时，忽然想到安徽著名诗人韩翰的小诗《重量》：

她将带血的头颅放到了天平上，
使一切苟活者失去重量。

这首诗作者写于 20 世纪 80 年代早期，在当时众多的以张志新为题材的诗篇中，这是最短的一首，但却以最凝练的形式和丰富的内涵的统一获得了全国诗歌奖，并广为传诵，因此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我想，以该诗作诗歌文体精炼、简洁的例证，是非常恰当的。为了让同学们更好地理解这首诗的内涵，我打算先简要地介绍一下张志新其人其事。在介绍前，我有意识地问了一句：“你们知道张志新是什么人吗？”全班同学竟无人作答。我还不死心，又抽问了几位同学，大家皆摇头，一脸茫然。有的同学甚至在座位上发出窃笑，似乎是觉得我老是追问这个问题有点可笑。

我的心不禁一阵悲凉。站在讲台上，我想得很多，思绪再也无法集中到“诗歌体裁的美学特征”上。我想，就算是“跑题”，我也要给学生们说说张志新。于是，我说到张志新是一位在新中国成长的美丽、聪慧、善良、情感丰富，富有生活情趣的知识女性，就是这样一位女性，在“万马齐喑究可哀”的“文革”时代，作出了自己的独立思考，勇敢地公开发出了自己的声音，不仅使天下男人汗颜，也使一切“做稳了奴隶”的中国的“苟活者”汗颜。就是这样一位女性，为独立思考、捍卫真理，付出了生命的代价。当她被绑赴刑场时，刽子手们害怕她仍然会发出自己的声音，残忍地割断了她的喉管……

教室里一片寂静。学生们全都睁大了眼睛，静静地在聆听着我的介绍。有的女